

世界纵横

勃列日涅夫女婿

罪行始末

高凤仪

● 鸡犬升天骑马爷为非作歹
● 猫鼠落网阶下囚欲盖弥彰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勃列日涅夫女婿罪行始末

高 凤 仪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冬春

封面设计: 王允华

勃列日涅夫女婿罪行始末

高凤仪 著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开本1.75印张 27 千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13-270-1/I·2

印数: 1-50000 册

定价: 0.95元

小 引

1988年12月30日。莫斯科。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内，此刻鸦雀无声，气氛森严。被告席上，一个年龄五十开外的人垂手站立着，背部微驼，表情麻木，略显苍白的脸上，一双无神的眼睛直楞楞地看着前方。这不是普通的罪犯，他就是苏共中央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苏联内务部前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

根据苏联最高检察院特别案件工作组连续数年的刑事侦察，这位曾佩戴上将肩章，挂着中央候补委员头衔的显赫人物1977至1981年期间总计接受贿赂65万卢布，以其受贿数目之巨，涉及范围之广，案件规模之大居苏联历史之冠。65万，数字是惊人的，然而它既远不足以反映丘尔巴诺夫道德沦落的全貌，也无法表现丘尔巴诺夫灵魂泯没的过程。为了了解这位远非奇才的人物如何以令人头晕目眩的火箭速度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为了知晓苏共头号人物的爱婿怎样手握权柄，堂而皇之地干下斑斑劣迹，累累罪行，还是让我们借助于长达110卷的法庭调查材料，回过头来，对丘尔巴诺夫发迹和没落的历史作一番追踪吧。

一 时来运转

1936年11月11日，丘尔巴诺夫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颇为普通的五口之家，父亲是莫斯科市某区的党委书记，母亲是家庭妇女，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中学毕业后，丘尔巴诺夫没有继续求学，而是进了一家飞机工厂做技工。当年同厂的工人后来回忆说，丘尔巴诺夫生性活泼、头脑机灵，颇会看人说话，善于讨人喜欢，很快当上了团小组长，车间团支书。在苏联普及中等教育的运动中，丘尔巴诺夫曾被工厂送入技术学校学习。毕业之后，丘尔巴诺夫的工作岗位接二连三发生了一连串变动。1959年，他作为表现优秀的基层团干部被选拔到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区团委当干事，随后调任莫斯科团市委任督导员。同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函授班。不久，他被抽调到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劳动局任政治处干事，接下去又转至莫斯科内务局青年教育处任处长助理。在莫大哲学函授班学习期间，丘尔巴诺夫与一位叫塔玛拉的女同学相爱成婚。1963年，他们有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儿子。1964年，丘尔巴诺夫从莫

斯科大学哲学系函授班正式毕业。手持大学文凭因而更加踌躇满志的他被调到苏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任处长。几乎与此同时，他相当突然地宣布与塔玛拉断绝婚姻关系，从此对这对被遗弃的母子再也未曾看过一眼。丘尔巴诺夫当年同楼邻居的老太太们至今还记得，那个“长得挺精神的小伙子”离婚后长期要单身，家里女友盈门，每日不断。不过，这种事在苏联人的眼中实在算不上什么缺点。

丘尔巴诺夫在团中央宣传部干了6年，虽说工作没干出什么了不起的名堂，但却交下一个“金不换”的朋友，他就是丘尔巴诺夫的顶头上司、苏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伊戈尔，堂堂苏联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的大儿子。对伊戈尔，丘尔巴诺夫是随叫随到，有呼必应，对丘尔巴诺夫，伊戈尔也是视为知己，着意提携。两人称兄道弟，过往甚密，常常聚在莫斯科的一流餐厅里开怀畅饮，一醉方休。1970年6月，丘尔巴诺夫离开团中央、调任苏联内务部劳政局政治部副主任，官阶中校。了解内情的人私下透露说，这次调动不无伊戈尔从中帮忙的痕迹。

本来，已跻身官场的丘尔巴诺夫此时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忙”，沿着面前展开的官途不冒风险，平平稳稳地一步一步

继续走下去。然而，上帝却为他作出了另外的安排——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个相当偶然的机遇陡然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

1970年9月，一个周末的晚上，夜色渐浓，华灯初上。丘尔巴诺夫照例邀伊戈尔来到座落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建筑师之家饭店”共进晚餐。这家饭店门面不大，却以菜肴精美风味别具知名，因而是显贵名流常来常往的地方。丘尔巴诺夫要了两瓶三星白兰地，点了黑鱼籽，生鲟鱼片，蟹肉沙拉和咸火腿。辛劳一周而不免感到有些疲劳的两位好友打算在这安宁的气氛中对饮闲叙，好好地放松一下。就在这当儿，随着一阵清脆的笑声，从门外走进三位女郎，其中一位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千金加莉娅。加莉娅与伊戈尔两家同楼近邻，父辈是多年好友，他们彼此也相当熟悉。伊戈尔站起身，把丘尔巴诺夫介绍给加莉娅和她的女友们认识后，大家聚到一块，举杯换盏，嬉笑言谈。加莉娅眉飞色舞地讲起她不久前的巴黎之行，伊戈尔也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国外见闻。话题越扯越多，越扯越远。聊到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不知是谁突然说了一句：“对了，既然尤拉（丘尔巴诺夫的名字）和加莉娅都是单身一人，让他俩交个朋友不是很好嘛。”思想上毫无准备的丘尔巴诺夫楞了一下，但马上面带笑容说，“我当

然高兴，只是不知道加莉娅有没有这种愿望。”就这样，一个34岁，身材魁梧，风度翩翩；一个41岁，青春早逝，姿色全无，很难说得上般配的他俩开始了缺少浪漫色彩的“朋友”关系。

自从加莉娅进入丘尔巴诺夫的生活，他不声不响地断绝了与从前那些女友的密切关系，把工作之余的全部时间用来陪伴加莉娅。两人出入饭店，剧院，长谈入夜，如胶似漆，然而，丘尔巴诺夫却从来没有提起正式结婚的问题。一次，加莉娅忍耐不住主动发问：“尤拉，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从来不提我们结婚的事呢？”丘尔巴诺夫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你是总书记的女儿，可我只是……，我总觉着有点不大合适。”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如果你真瞧得起我，让我们正式结婚吧。”

出身名门的加莉娅虽不漂亮，但却曾是莫斯科赫赫有名的风流女郎。这位被母亲娇惯溺爱的阔小姐，从来自命不凡，无法无天。年青时，她不听父母劝阻，先坠入一个马戏团演员的情网，不能自拔，匆匆离异后，又与莫斯科文学艺术界的浪荡公子们终日厮混，打得一团火热。那些年，莫斯科上层社会里有关加莉娅的各种传闻不断，流言纷纷，甚至西方驻莫斯科记者也着意搜集有关加莉娅的桃色丑闻，渲染加工，大肆宣传。身

为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被不争气的女儿搞得脸上无光，狼狈不堪。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甚至连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也私下敦促他严施家教，劝导加莉娅不要走得太远。其实，勃列日涅夫何尝不想管好女儿，只是虽曾多次规劝加莉娅注意影响，但她根本不听。父女吵了几次，也徒然无用。实在拿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听任她自由放纵。

当加莉娅把与丘尔巴诺夫恋爱并准备结婚的消息告诉父亲，勃列日涅夫从内心为早已不年青的女儿终于找到个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他关切地详细询问了丘尔巴诺夫的家世职业，亲自动笔记下了丘尔巴诺夫的姓名。当晚他打电话给老朋友、苏联内务部长谢洛科夫，要他提交一份有关丘尔巴诺夫出身、政治面貌和表现的专门报告。二天后，勃列日涅夫把加莉娅叫到身边，满面笑容地告诉她，父母同意她与丘尔巴诺夫的这桩婚事。

1971年4月17日，丘尔巴诺夫和加莉娅在莫斯科市加加林区婚姻登记处正式登记结婚。婚礼在莫斯科郊外勃列日涅夫阔绰的乡间别墅举行。在鲜花、香槟和一片不绝于耳的祝福声中，加莉娅持之如常，而丘尔巴诺夫的脸上则表现出他内心难以掩饰的激动。不，他不是陶醉于鲜花美酒，

也并非庆幸自己又有了一个新的温暖家庭。使他极度兴奋的是这样一个难以置信却又确切无疑的事实：他，普普通通的丘尔巴诺夫中校，从此成了苏联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乘龙快婿，成了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家庭一员。婚礼宴会上，笑逐颜开的勃列日涅夫宣布把捷共领导人4年前送给自己的一辆“施科达—1000”牌高级轿车作为礼物赠送给新婚夫妇，丘尔巴诺夫欣然接受。然而，时间不过半年，他就把实际上属于国家财产的这份“厚礼”高价卖给了寄卖商店。

人口八百万的莫斯科住房紧张，许多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一等就是七、八年。当然，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女婿不同于平民百姓。婚后，勃列日涅夫先是安排他们临时住进一套二间的住宅，不久又让他们搬进了地处市中心的一套4间高级公寓。

在丘尔巴诺夫—加莉娅这对的结合中，有人说，丘尔巴诺夫的目标从一开始就相当明确，他向往的不是做加莉娅的丈夫，而是做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丘尔巴诺夫从来就没有指望加莉娅和新的家庭生活能给他带来美满和幸福。婚后，最初一个时期，这对新人彼此还有过一股亲热劲，但好景不长，加莉娅旧“病”复发，又钻进昔日的朋友圈子，整天酗酒成性，

寻欢作乐。她最要好的男友——莫斯科茨冈剧院的一位演员，甚至无所顾忌地不时出现在加莉娅家里。对所有这些，丘尔巴诺夫只作视而不见，自己的闲暇时间则尽可能在岳父身边度过。

丘尔巴诺夫确实具有讨人喜欢的一套本事。对勃列日涅夫夫妇他照顾周到，毕恭毕敬，陪伴他们散步、聊天、度假、旅行。有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生的知识功底，长期从事鼓动的口才和内务部工作的丰富经历，丘尔巴诺夫很快得到了岳父的垂青和宠爱。当年的知情者透露说，久而久之，年迈垂老的勃列日涅夫喜欢女婿超过喜欢自己的女儿。丘尔巴诺夫作为勃列日涅夫家族成员的地位就这样牢固地确立下来。

二 官运亨通

父母掌权，儿女当官。这种封建时代的“世袭”现象虽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绝迹，但在“停滞”年代的苏联却屡见不鲜。在不无勃列日涅夫本人荫护的背景下，他的儿子小勃列日涅夫，一位平庸无能，见酒不要命的“人才”，混上了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美差。如今，君临天下一呼百应的总书记对自己喜欢的女婿当然也不能有一丝半毫的亏待。女儿婚后不久，勃列日涅夫就亲自出马，向自己的老友，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建议，提拔丘尔巴诺夫中校担任刚好出现空缺的苏联内务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职务。作为勃列日涅夫亲手栽培，点名提拔担任内务部长要职的亲信，作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多年着意经营的“第聂伯帮”重要成员，谢洛科夫对于总书记搞“裙带风”，培植个人势力的苦心和用意相当了解，但即使如此，他也万万没有料到勃列日涅夫竟然提出现在这个近乎荒唐可笑的“建议”。照旨办理，把一个刚进内务系统大门毫无建树的区区校官一下子提成副部长，那无疑将成为轰动天

下的头号丑闻；不办吧，总书记的“建议”又不好不从。几夜不眠冥思苦索，仍不得良策。最后，谢洛科夫找到苏共第二把手苏斯洛夫，请这位意识形态专家出面做总书记的思想工作。与此同时，他本人又仗着多年至交的身份向勃列日涅夫面陈利害，反复说明此事不宜操之过急的道理并允诺亲自为丘尔巴诺夫的前程做出最佳安排。谢天谢地，最后总算说服勃列日涅夫收回了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建议。

丘尔巴诺夫虽然这次没有如愿当上副部长，但他那宏大的升官图此时已经展开，一个又一个诱人的官职、头衔正接踵而来。1971年4月，丘尔巴诺夫与加莉娅的婚礼宴席刚散，谢洛科夫部长就签署命令，提前授予丘尔巴诺夫中校以二杠三星的上校军衔。

昨天，他还只是庞大的内务部里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小中校，一夜之间，他的身份就发生了质的改变。作为当今中央总书记的乘龙快婿，他无需再象过去那样在人前毕恭谦让，他要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迈向 he 生涯中的新的纪元。

1971年4月末的一个中午，象往常一样，内务部的将军们陆续来到只有佩戴将军肩章才有资格进入的内部食堂进餐。刚一落座，他们惊奇地发现，在部长专用饭桌旁，除了谢洛科夫，还坐

着一位年纪轻轻的校官，无拘无束地与谢洛科夫一边吃饭一边交谈。他是什么人？将军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从对方的眼神中他们看到的同样是困惑与茫然。象是看出同事们的疑问，不一会儿，谢洛科夫放下手中的刀叉，用餐巾擦了擦嘴，站起身来，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部内务军政治部副主任丘尔巴诺夫。”他似乎有意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微笑着向那些对他点头致意的将军们轻轻点头表示回礼。

有关总书记女婿的消息很快在内务部机关上下传开，丘尔巴诺夫成了大楼里的头号新闻人物。人们望着他的背影，悄声议论着，揣测着。虽然谁也无法做出什么准确的预言，但凭着对那个年代盛行的政治逻辑的深刻了解，人们知道，对眼前这位身世不凡的年轻人绝对不可小看。

深谙世故的人们确实没有猜错。

1973年11月，穿上上校制服刚刚两年的丘尔巴诺夫晋升少将。37岁的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绝大多数满头白发的上校们 ~~一辈子渴望而终于~~ 无法得到的军衔。

1975年至1977年，丘尔巴诺夫担任苏联内务

部内务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6年的苏共25大上，丘尔巴诺夫被选举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1977年10月，丘尔巴诺夫的将军肩章上又增加了一颗大星，晋升中将。

6年来一直以急不可耐的心情觊觎着副部长宝座的丘尔巴诺夫，升任中将来再也无法满足于他所担任的小小内务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然而，非常不巧的是，内务部几名副部长的位子此时全都被占着，而且看来一时很难出现空缺。就在这时，一件谁也无法解释的怪事发生了。丘尔巴诺夫晋升中将不到半个月，1977年10月的一天，内务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尼基金突然被宣布解除职务，调任另职。尼基金当上副部长时间不久，而且工作勤勉努力，有功无过，现在突遭如此不明不白的厄运，他想不通却又无处倾诉。忧郁苦闷，病倒在床，时隔不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恨病死在医院里。

1977年11月，尼基金的办公室换了新的主人，他就是尤里·丘尔巴诺夫，刚刚任命的苏联内务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

苏联内务部的大楼里真是怪事迭生。丘尔巴诺夫就任副部长二年之后，1979年12月的一天上午，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迅速传开：内务部第一

副部长巴布金自杀身死。什么动机？什么原因？人们的脸上都挂着一个个大问号。然而，没有出来做什么解释。两个月之后，在苏联内务部机关全体大会上，谢洛科夫部长宣布，丘尔巴诺夫已被正式任命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同年10月，45岁的丘尔巴诺夫在升官台阶上又跨一步，成为苏联军警界年纪最轻的上将。也是在那一年，在其岳父主持的苏共26大上，他被“选举”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兼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官职越来越高，丘尔巴诺夫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当上第一副部长没有几天，这位驸马爷又得陇望蜀，想顺势把谢洛科夫挤走，使内务部成为他的一统天下。此时的勃列日涅夫重病在身，对事关苏联国家生活的不少重大问题已不大顾得上管，然而对于女婿的远大前程则仍要助上一臂之力，作出更好的安排。他在病中召见谢洛科夫，以非常关心的口吻表示要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提拔这位部长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精明的谢洛科夫马上明白了总书记的真正用意。此后不久苏共中央组织部和机关工作部同时接到指示，要他们“挑选”一位能够接替谢洛科夫担任内务部部长的合适人选。然而，勃列日涅夫的这次努力不太顺利。据说，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任命谢洛科夫

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会议上，好几名政治局委员列举近几年国内治安状况恶化，犯罪率上升的事实，对谢洛科夫的工作表示了不满。既然工作无成绩可言，提拔的根据和理由也就不能成立，讨论结果，谢洛科夫没能当上部长会议副主席而是留任原职。这意味着，丘尔巴诺夫想当内务部长的愿望暂时无法实现。

对勃列日涅夫有所了解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总书记有着近乎疯狂的“勋章癖”。本来，他的统治使苏联长期停滞，甚至倒退至危机边缘，可他却给自己带上了四枚褒奖特殊功勋的苏联英雄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本来他在卫国战争期间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可在战争结束30年后，他却居然自己给自己带上一枚只有战功卓著的统帅才有资格问津的“胜利”勋章。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此话虽不科学，但用在勃列日涅夫与丘尔巴诺夫身上却是再准确不过。自从当上总书记的女婿，像是要与自己的岳父来一场竞赛，丘尔巴诺夫胸前的奖章勋章从无到有，越来越多。从1972年到1981年的十年期间，他先后获得只有做出重要贡献者才能得到的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还有17枚各种奖章和苏联内务部功勋工作者称号。此外，还有苏联的兄弟和友好国家领导人和内务部门负责人为